

浩浩湘江水

王 梅

我从桂林出发，驱车50余公里前往兴安县的界首渡口。它曾是古代湘桂漕运重要中转站，界首古镇也因渡口而繁华，南北商贾云集，被徐霞客称为“千家之市”。到渡口，正值清晨，悠悠流淌的湘江豁然出现在眼前，远处峰叠叠嶂突起于烟波江水之上，一时看得人心绪逸荡，好似宋人王诜《烟江叠嶂图》在这里打开了画轴，这故纸上前人勾出的淋漓水墨，和眼前景象如同在一幅画上。

若不是江边立有“湘江战役旧址界首渡江码头”石碑，谁会想到这里曾是枪炮震天的硝烟战场？在另一处石碑上，刻着一则《湘江祭文》。8年前，60多位红军将士后代在这里向江水洒下他们带来的鲜花和米酒。

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，红军在广西境内的兴安、全州和灌阳县，打响了湘江战役，这是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，数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。

满江的血水啊。多少长征回忆录讲到湘江战役时，血色湘江成了亲历者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。在罗荣桓的回忆里，当他们终于摆脱敌人追击到达渡口，江上浮桥已被炸断，在炮弹轰炸中，罗荣桓和战士们踏进了冬天冰凉刺骨的江水，当他蹚过湘江上岸，转过身，发现自己身后只剩下一名红军油印员，这名小战士的肩上毅然还扛着一台油印机，久经沙场的罗荣桓不禁流下了眼泪。

站在界首渡口，我又想起这一幕。没有更多的史料显示这名小红军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里？在血肉厮杀战场他内心经历了什么？后来怎样了？越是不知，越在我心头萦回不散。

如今在兴安、全州、灌阳等县建有一座座纪念馆和碑园，他们一起汇成了中国大地上的长征地标。那些镌刻在石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散落在山岭间有名或无名的众多红军墓碑，无不述说着这场战役的悲壮。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，有的来不及留下一张照片，有的连姓名和年龄都无从知晓。

矗立于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，距兴安的界首渡口40多公里，是当年脚山铺阻击战 的战场遗址。我在纪念馆遇到一群来自江西的参观者，讲解员正在讲述红军往事，我被吸引，不由跟在人群中听讲。肖春发，一位亲历湘江战役的红军战士，因重伤掉队被好心村民救下。两个多月后伤势康复的他已无法归队，从此留在了村里，成为一名地道的农民。同样因伤病与大部队失散的，还有另一群红军战士，不幸的是，他们躲进一个叫耳木洞的岩洞，被敌人搜剿发

现，全部惨遭杀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肖春发当上了生产队队长，后来一个偶然机会，他得知耳木洞一事，遂与村民一起从岩洞中挖出部分战友遗骸，将他们葬于青山翠林中，并由此开始了数十年守护。1974年，肖春发因思乡心切回到老家江西于都，走时将守护战友墓地的任务交给了子女。15年后肖春发离世，弥留时他嘱托家人把自己葬回湘江。如今在耳木洞洞旁，有一大一小两座红军战士墓家，大墓安葬着当年牺牲在耳木洞的30具红军战士遗骸，大墓旁边的小墓则是“红军战士肖春发之墓”。

身体消亡了，长情永存。不知要怎样的惦念使一个人对战友的情义，更浓于对故园的眷恋？那些牺牲于耳木洞的战士没有想到，50多年后人选择以这样的方式与他们相守。

在纪念馆，我偶遇志愿者小陈，大家都亲昵地叫她“燕子”。闲谈时，得知她是幼儿园老师，逢双休日她就会来馆里。她和丈夫是大学同学，结婚后嫁到桂林。这个笑盈盈的川妹子，有着四川人的豪爽性格。我好奇地问她，为何想着做志愿者？她说，最先是带着家里小孩子来的，来得多了就觉得应该做点什么，就这样这里成了她心心念念的地方。她热情地提出带我去纪念馆。

走进林园，一眼见到数不清的巨石一个个布满大片山坡，或大或小，形状各异。风悄然掠过，四周静穆得令人不由屏息伫立。小陈轻声告诉我，这里的每块石头都自带编号，石头下面安葬着近几年发掘收殓的红军遗骸。刚刚在纪念馆的玻璃展柜前，看到锈迹斑斑的手榴弹、大刀、梭镖还历历在目，叫人沉重心情一时难散。这些年轻的战士有着怎样的勇毅，支撑他们用简陋武器，与装备精良、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鏖战？满山坡的石头映照着头顶上的蓝天，石头不语，深潜入土，我转过头去，不忍再看。

临别时，小陈特意向我推荐了与湘江战役有关的纪录片、影视剧，许是怕我转身忘了，她细心提示着每部剧片的看点。听她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，我深为感动，看得出她是多么希望我日后对这里依然能记忆如新。想必今后我们彼此很难再见了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有一点是相通的，我们都追仰英雄传奇。

有位去广西看龙胜梯田的好友，回来和我说，龙胜县的白面瑶寨有一块像极了龙舌的巨石，从山腰突兀横伸到半空，当地瑶胞称它为“红军岩”。在这块岩壁上，刻着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时留下的标语：“继续斗争，再寻光明”，一笔

一画深嵌在岩石里。他说，这8个字让他一时忘了美景。我为其所感，不由心向往之，想着有一天可以站在岩壁前目睹它被岁月凝结的印记。“晨光没有来，黑夜没有止息。死一般的，一切的人们，都沉沉的睡着了。”1935年3月，鲁迅在上海写下了这样的话。光明，曾有多少人为之热血过、求索过，及至付出了生命。西南大地上，红



定林萧散图

岑其 作

军前行的队伍影绰映在黑黢黢山岩间。他们为再寻光明，万里驱驰，他们越过的高山大河草地雪山，被赋予了崇高的精神伟力，人类历史上少有这样的意志能征服前方千山万水艰难险阻。人性中所能达到的高度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。

我恍然理解了为什么索尔兹伯里会不顾76岁高龄来到中国，于却他重走长征路的心愿。当我沿着湘江溯流而上，在我不只眷念钩沉中的姿媚和奔流，更多的是撼动于心的血性雷霆，和纠错正偏后坚定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信仰光芒。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，对我们这些后来人而言，只是教科书上的一段话，倘若聚焦到更远处，会发现可以走得更近些。今天，我才懂得，发生于1934年的湘江战役，此后影响中国命运的走向，如此深长。

杨梅山上的戚阿姨

陈 饰

窗外隐隐飘来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声：“杨梅杨梅，又大又甜的慈溪杨梅。”前段时间刚从朋友圈刷到：慈溪市横河镇大山村已然满山杨梅红，满村杨梅香。我与丈夫心有所动，开着那辆小“甲壳虫”，一路前往大山村。

大山村一个小山头连着另一个小山头，满目都是杨梅树，满山欢声笑语。承包山头的农户们，在领地间拉上铁丝网，让你一看就知道，这是哪家的山头。随意走上一道山岭，高高低低的杨梅树，保持一定间距栽在山坡上。许多果子熟透了，从枝头自然掉落在地。

天气热，杨梅山上更热。烈日打在红艳艳的果实上，催生出一日更胜一日的甜。在其中一座山脚下，我们和管理房里的农人打了声招呼，接过他们递来的竹篓背在身上，沿着简陋的山路往高地走。枝头上的果实，颜色深浅不一。触手可及的，大多颜色鲜红，越往高枝，颜色越紫越黑。我纵身一跳，拽住一根枝条，将下顶端黑紫的杨梅往嘴里送。真好吃，鲜甜夹着酸爽在口腔中炸裂，汁水点点滴到地面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抓着鲜活的杨梅开吃。丈夫说，主人家看到我们这样的饕餮客，心应该在“别别跳”了。

下午三四点钟，一对夫妻驾车过来，看上去有了年纪。山边路窄，停车艰难，我们凑上去引导。没想到驾车的老先生笑笑说，知道的，这是自家的山。氛围一下子变得有趣起来。

戚阿姨就在这时走下副驾驶座，走到上山处的管理房门口开始打扫。她是这里的女主人。除了眼下这个小山头，她还承包了水库边上的另一座山头。

戚阿姨和丈夫刚刚送完货，她见我满脸通红，就细心地调整了风扇方向，让凉风对着我们吹拂。我们拿出随身携带的茶具、蛋黄桌、小音响，在她家门口“搞氛围”。戚阿姨一下子来了兴趣，掏出手机边拍边说：“呵，我也很喜欢这些呢。”沏好茶，对着一片高高翠翠的竹林，戚阿姨打开了话头：

戚阿姨今年71岁，她喜欢山，自称山里人。上个世纪末，慈溪实施第二轮山林承包。在别人不曾看好的年头，她看到了种植特色杨梅的价值。她说：“我不在乎赚多少钱，只是希望咱们慈溪的农特产品闻达三江，行遍天下。”于是，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，戚阿姨承包了近30亩山林。在此之前，

自古驱蚊有良方

曲水

看鲁迅先生写给友人的书信，有些特逗，若是在夏天写信，末尾往往会来这么一句：“蚊子在咬我了，先写到这儿吧”（大意如此）。古往今来，大抵人人都受过蚊虫叮咬。我读大学时，宿舍在五楼，每到夏末秋初，明明凉风乍起、秋意阵阵了，仍总有几只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蚊子盘旋在你的身边，它们逮住时机，狠咬一口，吸血饱腹，实在是可恶之至。

《庄子·天运篇》里，有“蚊虻嚼肤，则通背不寐矣”之句。可见这种小小的飞虫，祸害人类久矣。

蚊子嗡嗡聒噪，挥之不去，被它叮咬，皮肤发痒，且越抓越痒，令人彻夜难眠，苦不堪言。对付蚊子，现代人发明了蚊香、电蚊拍、灭蚊灯、杀蚊喷雾器等，花露水、风油精，也是常备的驱蚊良器。古人没有这些东西，怎么办呢？他们首先是借助扇子。用扇子驱赶蚊子，可谓历数千年而不衰。小时候，夏夜跟着爷爷奶奶纳凉时，他们总会用扇子不时地在我身上轻轻拍打，用以驱蚊。不过此法太过低效，其实古人早就发明了一种烟熏驱蚊法——古人发现蚊子怕烟，尤其害怕燃烧艾草、蒿草产生的烟味儿。听老人说起过一种叫“火绳”的东西：早年间，农民到了秋天，会把结过籽的艾草、蒿草编成辫状，然后挂起来晾干。待来年夏天，晚上蚊子来袭，将“绳子”点燃，让它徐徐燃烧，袅袅生烟，驱蚊便有奇效。我个人以为，“火绳”应该就是现代蚊香的雏形。

宋代，一本名为《格物粗谈》的书里写道：“端午时，收贮浮萍，阴干，加雄黄，作纸缠香，烧之，能祛蚊虫。”这里记载了一种简易蚊香的制作方法，具有一定的

可操作性。民间有观点认为：端午节采摘艾草的民俗，多少跟驱蚊有关。陆游写过一首诗：“泽国故多蚊，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，爇艾取一块……”古代还有香囊，可随身佩戴，其散发的香气，兼具驱蚊功效。因为囊内放置的多为中草药，如藿香、艾草、薄荷等。

儿时，印象最深的驱蚊利器除了“三星牌蚊香”“李字牌蚊香”，还有一样东西几乎每家拥有。记得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期间，当地蚊虫猖獗，各国运动员不堪其扰。然而外国中国体育代表团却处之泰然。外国运动员好奇了：你们中国人不怕蚊子吗？见“友邦惊诧”，我国代表队就亮出了中国传统的“避蚊神器”：蚊帐！

关于蚊帐，南朝时梁元帝萧绎撰写的《金楼子》中已有记载：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常躲在“翠纱之幃”里避蚊。这“翠纱之幃”就是蚊帐的前身，只不过，当时它属于奢侈品，只有贵族才用得起。到唐代，诗人皮日休写过一首《蚊子》诗：“隐隐聚若雷，嚼肤不可足。皇天若不平，微物教食肉。贫士无缜纱，忍苦卧茅屋。何事覓膏腴，腹无太仓粟。”这里的“贫士无缜纱”，是说读书人大都清贫，买不起纱帐避蚊。至北宋，蚊帐略有普及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张耒，留有“备饥朝煮饭，驱蚊夜张幃”的句子。

幼时，夏夜睡觉前，妈妈总会用蒲扇将蚊子撵出蚊帐外，然后以娴熟的手法将蚊帐合拢，底部塞到席子下面。我不解，问：怎么不把蚊子打死呢？妈妈笑答：蚊子怎么可能打得完呢？长大后，翻看科普类书籍得知，世界上有三千多种蚊子，它们已经存在一亿多年了。蚊子固然讨厌，好在人类总有对付它们的办法。

减字木兰花·宁波美丽乡村词五章

毛亚东

新后屠桥村
几多悲泪，山水惊神先烈志。相念时光，飞去霜花思念常。春风相顾，十里人生春雨路。筑梦新红，说与晴窗富裕同。

条宅村
茗溪相望，村口飞龙人气旺。漫岭东风，倚竹春晖茶宅红。流年山水，层翠生烟天地喜。萌虎声声，遂我诗肠千古情。

薛岙下渔村
海风和煦，会入晴窗千点雨。蝶变新潮，卷起红云梦里邀。晓来几度，欲向东风来又去。正是春光，唤起初心舟满仓。

方家河头村
镇风岭去，说是云深疏影处。兰屿轻烟，笑捻尊前龙脉注。古风难已，写入池塘人半醉。且说诗心，莫怪新词空巷寻。

敞开的阳台

林俊燕

竹榻或仰靠在藤椅上，听雨听风好不自在。雨丝长长地从高空落下，化作烟一般的水墨画。沙沙沙沙，风声像春蚕噬叶，如鱼儿戏水。《红楼梦》里说的“枕上轻寒窗外雨，眼前春色梦中人”，想必就近于此种意境吧。

至于月夜在阳台望星读月，那也是诗意熏人的。因为楼房东面和南面没有高的建筑，视野相对开阔，所以每年中秋之夜，在阳台茶几上小备一壶菊花茶、半瓶葡萄酒、几小块月饼和两个香梨，就足以赏月起兴了。暮色中，东方一亮，又大又圆的月亮悄然登场，就可细致体察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”。慢慢地，又见那

“天上秋期近，人间月影清”“月移花影上栏杆”的梦幻动画来。遥想广寒宫里的嫦娥，碧海青天夜夜彩，高处不胜寒。还是人间好，热妻美酒都不少！这么想着的时候，赏月成了催眠，阳台成了凉床，月饼下肚，酒意上头，悠悠地迷糊起来……

更添兴致的是，阳台成了我家的简易花房。春天，我将花盆栽上花草，无需名花异卉，能够装点色彩，叶青花红便好。除此，我还在两个盆里埋下几粒南瓜和牵牛花的种子。春温上升，草苗竞长。随着月季芦荟兰草抽莖，顶着两片绿叶的瓜苗在春阳里也甩出了嫩泛的龙头，牵牛也挑着紫茎开始向上爬